

【聚焦】

让文物“活起来”的一次生动实践

——走近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创作故事



《只此青绿》剧照。资料图片

自2021年8月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以来，由故宫博物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人民网共同出品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热度不断攀升，是近年来少见的现象级舞台艺术作品。

近日，该剧刚刚结束第二轮全国巡演海口站、北京站的演出，所到之处，场场爆满，加演不断，众多“青绿粉”甚至千里追剧。不仅如此，《只此青绿》还从线下火到线上，从圈内火到圈外，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这一“爆款”作品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它爆火“出圈”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诀？近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分享了《只此青绿》的创作故事。

用传统文化打好作品底色

《只此青绿》的爆火，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2019年，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打算以传世名画为素材创作一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舞蹈作品。创作团队考虑过《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但最后选择了《千里江山图》。

《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作。几年前，该画在故宫展出，曾引发观展狂潮，从侧面反映出人民群众文化意识的提升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渴求。作为国家级艺术团，我们有责任扛起弘扬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旗。

可是，如何将舞蹈与绘画结合起来？又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讲好传统文化的故事？经过半年多的策划、论证，主创团队决定以《千里江山图》为背景，将画中主色调“青绿”作为视觉线索，艺术化地提炼跟《千里江山图》有关

的非遗技艺元素，深入探索画作形成所需的绢、绢、颜料、笔、墨等材料 and 工具的制作工艺，以此来展现中国古典艺术之美、彰显传统文化的魅力。

为了从《千里江山图》这幅几乎没有人物和情节的画卷中构建出一部剧的架构，主创们选择以“诗剧”为体裁，从画作的成型工艺入手，走进辽阔深远的历史时空，为国之工匠及孜孜不倦的劳动者描摹画像，经由他们的身影唤醒沉睡的文物、唤起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记忆。

《只此青绿》的每个戏剧关键点都以剧中角色“展卷人”的视角推进。“展卷人”既是剧中角色，又代表当下观众的视角。跟着“展卷人”的脚步，观众不仅走进了《千里江山图》中的锦绣河山，还成功与画家王希孟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青绿”之所以迷人，正是因为有传统深厚的文化底蕴打底。主创团队踏着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素材和灵感，树起一座艺术丰碑的同时，也激活了深藏于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中华文化基因。

用匠心雕刻艺术之美

《只此青绿》建组之初，我们就对剧目的创作提出四点希望：一是希望作品能够成为以人民为中心之作；二是希望作品能够成为彰显文化自信之作；三是希望作品能够成为艺术创新之作；四是希望作品能够成为勇攀艺术“高峰”之作。

艺术设计转化为艺术精品，

需要艺术家把匠心倾注到创作的每一个环节中。

历史上，关于《千里江山图》的文献资料少之又少，如何舞绘《千里江山图》，主创团队在创作初期思考良久。创作前，主创团队多次赴故宫博物院采风考察，就文物修复、传统绘画工艺以及文物研究的实际工作状态等进行观摩学习，并与故宫的专家多次深入交流。在一年多的前期准备中，光学剧本就六易其稿。当功课做足了，剧组才正式开启五个多月的创作。

主创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心怀一份虔诚，用心雕琢每个细节，从而让作品获得了完美的舞台呈现。在舞蹈动作的编排上，编导将“颗粒状”的动作连成舞蹈句子，还针对绘画的静态特征，以“静”为出发点，以内敛、内收为基调，设计出静待、望月、垂思、独步、险峰、卧石等造型动作，形成了与其他作品不同的舞蹈语汇。在服装设计上，主创团队翻阅大量宋代画作与文献后，复刻出具有宋代美学特征的服饰样式。在音乐设计上，主创们将制笔、制墨等传统技艺的音效叠加其中，为作品创造出淡雅诗化又极富渲染力的美学氛围。在舞台设计上，主创团队一改以往方形的概念，以同心圆的巧妙设计，呈现了中国传统“卷轴”的概念，创造出“天旋达到3圈，地转达到4圈，上下左右都可以移动”的舞美效果，将展卷的审美意趣完美呈现出来。

《只此青绿》至今已演出81场。尽管场场火爆，但主创团队依然认真收集每场演出观众的反馈和意见，继续进行修改打磨，他们常说，《只此青绿》没有最终的版本，只有最好的版

本”。诗人张祜云：“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正是主创团队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才成就了《只此青绿》精彩绝伦的舞台呈现。

用跨界合作铺就“出圈”之路

《只此青绿》由故宫博物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人民网共同出品。三个出品方，强强联合，跨界合作，既为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找到新的方式，也为文博单位、艺术团、权威媒体携手进行艺术创作积累了经验。

创作《只此青绿》，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是跟传统文化的一次“对话”。要舞绘《千里江山图》，演员们首先要对《千里江山图》及其背后的传统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为此，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专门为主创团队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讲座；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曾君、文保科技部主任于子勇、书画部研究员王中旭、书画部副研究员郁文韬受邀担任《只此青绿》文博顾问。排练期间，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还来到排练厅，与主创们就《千里江山图》所涉及专业知识面对面交流讨论。

此外，主创团队还邀请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担任艺术顾问，邀请中国国家画院院委、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晓明担任美学顾问，邀请著名作曲家程池担任音乐顾问，邀请国画颜料、徽墨、宣笔、绢帛等制作技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仇庆年、汪爱军、张文年、郑小华等担任非遗顾问。这些专家的参与，为《只此青绿》剧组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只此青绿》的成功“出

圈”，也离不开运营模式的创新。我们按照企业化运营模式，大胆引进社会资本，联合文旅演艺（城上和和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院线平台（中演院线四海一家和保利剧院），精准定位、科学规划，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首轮演出票务销售率高达100.4%（部分场次出现超售现象）。同时，推进文创产品开发IP授权，推出“只此青绿”数字藏品纪念票等联名产品，将作品的影响力从舞台引向社会生活，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回馈。

俗话说，好货还要勤吆喝。媒介化时代，作为文艺作品的出品方，既要会创作，还要会推广，因为“酒香也怕巷子深”。在推广上，我们创新传播方式，既利用人民网等权威媒体矩阵进行品牌传播，也利用新浪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增加网络声量和曝光度，还积极参加《国家宝藏》、B站跨年晚会、央视虎年春晚等，借势进行传播。推广和传播上的几套“组合拳”，为《只此青绿》打出了知名度和影响力。比如，首演前后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发布的头条文章阅读量超过500万，人民网同步跟进发布的内容累计曝光量超过3亿。登上《国家宝藏》、B站跨年晚会、央视虎年春晚后，相关数据再创新高，《只此青绿》由此成为传统文化的新标识。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舞动的“青绿”，让千百年来珍藏于深宫中的艺术瑰宝呈现于世人面前，唤醒了观众内心深处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热爱。可以说，《只此青绿》是让文物“活起来”的一次生动实践，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成功尝试。

景小勇

【时讯】

内蒙古——

重点保护黄河流域和长城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华社电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将一批黄河流域、长城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第七批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重点保护这些反映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传统文化。

据了解，第七批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推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旨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反映交往交流交融、体现黄河、长城等中华文化基因，努力打造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自古以来，内蒙古是多民族聚集的地方，黄河流域、长城沿线出现了丰富的多民族艺术融合的艺术形式。比如，被第七批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命名的呱呱艺术，是晋陕“走西口”汉文化与当地的蒙古族说唱艺术融合之后，形成的一种曲艺表演；内蒙古晋剧则是山西晋剧融合蒙古族艺术元素后形成的晋剧艺术；卓资县灯游会（九曲黄河灯游会）是从中原地区流传到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民俗文化，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吸纳了大量当地民俗风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灯游会。

此外，第七批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命名还注重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进，通辽市开鲁老白干酒酿造技艺、赤峰市宁城县地毯织造技艺、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察干伊德制作工艺等传统工艺、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纳入。

我国首次发现4亿多年前古生物“避难所”

新华社电 经过两年多研究，我国科学家在位于滇东北地区的云南省镇雄县，首次发现华南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前的三叶虫动物群，为全面揭示华南板块西缘的海洋生物面貌提供重要窗口，这也进一步证实区域环境恶化时古生物“避难所”的存在。

2020年以来，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的科研人员通力合作，对镇雄地区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前的三叶虫动物群进行深入研究，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远古世界》。

论文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博雅博士后魏鑫介绍，在已知地球历史时期，共发生过5次全球性的大规模集群灭绝事件，发生在4.43亿年前

的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是其中的第一次。

“此次在镇雄地区发现的三叶虫动物群略早于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的时间，共有9科15属17种，含4个新种。”魏鑫说。科研人员通过系统研究，揭示了镇雄地区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前的三叶虫动物群面貌，并建立了一个新的三叶虫生态组合，为该时期华南三叶虫动物群的生态分异研究奠定了基础。

魏鑫说，根据三叶虫（种）的时空分布情况，能够推断出华南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前发生过一次生物迁移事件；受构造运动影响，华南板块的海洋环境逐渐恶化，形成普遍缺氧的半闭塞海盆，致使大量三叶虫灭绝，最终仅有少量三叶虫成功迁移到“避难所”，即相对更浅且充氧的环境中，如镇雄地区。

儿童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获好评：再现黄文秀成长之路

新华社电 讲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成长经历的纪实儿童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来，入选2021年度“中国好书”、中宣部2022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等，引发广泛关注。该书由儿童文学作家阮梅历时两年创作完成，聚焦黄文秀的少年时光，用纪实文学的创作手法生动再现了这个自强不息女孩的成长之路。

日前，由中国作协文艺报

社、河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该作品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举行。专家表示，黄文秀是当代青年的代表和榜样，她的成长经历既体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家风传承对青少年的熏陶，也深刻反映了时代对个人成长成才的影响。该书以青少年乐于接受的形式，将文学性、艺术性与思想性相结合，是一部有情感、有温度、能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也是新时代主题出版方面的重要收获，唱响了一曲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评弹】

要把“郭巨埋儿”式的糟粕童书埋了

王怀怀 刘惟真

在某市书店童书区，一本《孝经》(并非儒家经典古籍《孝经》)被摆在8到12岁儿童推荐读物书架的明显位置上。翻开书本，“郭巨埋儿”的故事赫然在列。鲁迅先生早在1926年批评过的故事，仍堂而皇之地出现在2022年的童书里，堪称“毒害童书”。

“郭巨埋儿”出自元代人编写的《二十四孝》。故事称，一名叫郭巨的人家贫，无粮奉养母亲，便要活埋自己的孩子，以防其“分母之食”。鲁迅先生在1926年发表的《二十四孝图》中直言对则则故事的“反感”，并吐露自己的“童年阴影”——我已经不但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

把孩子当成随意处置的私产，对鲜活生命毫不尊重，这样的做法并不是真“孝”，也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然而，类似“封建孝悌”的思维并没有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消失，仍须对宣传此类糟粕行为保持警惕。

糟粕仍在“上架”，背后利益

【图片新闻】



团一大纪念馆外景。



《先驱》刊载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会》复制件。

团一大纪念馆建成开放

近日，团一大纪念馆在广州建成开放。纪念馆紧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主题，地上地下约12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展示了党亲手缔造青年团、指导青年团创建的历程。200余幅图片、70余件实物、6组雕塑、10余个历史视频，如实地反映了团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会议。

新华/传真